Globethics Repository

##########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Xu, Xiangquan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2-09 21:48:0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29

简论阿格农与圣经的关系

许相全

内容提要:阿格农与圣经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对阿格农小说艺术的理解。他植根于传统犹太教文化之中,从小接受过系统的圣经教育,圣经是他创作的源泉。阿格农小说对圣经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对经文的引用、改造以及戏仿上。他的代表性小说都留下深深的圣经影响痕迹。阿格农与圣经的关系是"互文性"理论的最好注脚,他有意模仿圣经,自觉承担起圣经"现代化"的任务。在与圣经对话的过程中,他赋予这一古老经典以新鲜生命。

关键词:阿格农;圣经;互文性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gnon & the Bible

XU Xiangquan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Agnon and the Bible directly influe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rt of Agnon's fiction. His novel was rooted in the tradition of Judaism, and received the educa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The Bible is the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source of writing. The use of the Bible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quoting, rewriting and parody. His representative novel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Bible. The relation between Agnon and the Bible is the best footnote of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He imitated the Bible intentionally, and consciously assumes the task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Bible. He brings new life to the Bible through the dialogue to the Bible.

Key words: Agnon; the Bible; intertextuality

1966年阿格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深刻而独具特色的叙事艺术,并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①。他不仅"把现代希伯来文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使之受到世界文坛的重视","是自圣经以来希伯来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②研究阿格农首先要找到其犹太信仰的起点,一如有学者所说:"要了解犹太人就不能不了解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因为这是犹太民族的命脉。"③阿格农作为一个犹太作家,文化基因就是犹太教,这是其灵魂中的灵魂。对犹太教而言,最根本的就是《希伯来圣经》④(即《塔纳赫》)。它是所有犹太人都要绝对忠诚信奉的经典。在《希伯来圣经》里,尤为重要的是前五卷(即《托拉》)。因而也可以说,阿格农与《希伯来圣经》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他与《托拉》的关系上。

阿格农与圣经的关系历来都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有研究

---

① 阿格农:《婚礼华盖》中译本前言,徐新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年,第2页。

② 徐新:"阿格农及其佳作《大海深处》",《当代外国文学》1990年第2期,第169页。

③ 关启文:"宗教哲学研究的拓新之作——评傅有德等著的《现代犹太哲学》",《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第143页。

④ 本文所论"圣经"一般指犹太教经典《希伯来圣经》。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者指出："阿格农风格就是典型的希伯来风格……这种风格是传统的，源自哈西德传说和圣经。它的独特之处正是在于这种把个人和传统紧紧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声音扩散在历史传统的回响中。"①尼扎·本-多夫也认为："阿格农的大部分小说是由希伯来语的多个语言层构成的，那些层次是由圣经，以及进而派生出的密西拿、塔木德、米德拉西、祈祷书、中世纪诗歌、拉比评论和东欧的哈西德传说衍生而来的。"②著名犹太裔美籍作家辛西娅·奥齐克更是指出："阿格农作品中，圣经和塔木德的余韵和精妙、历史和文本的多个层面、典故和难以捉摸的重复以及模式，是如此地多样、复杂和重叠。"③在约瑟夫·克劳斯纳的《近代希伯来简史》中，阿格农直接被定位为"采用旧约圣经诠释的风格（米德拉西式）和神秘主义风格（哈西德式）进行创作"。④

一、阿格农生平与圣经

《希伯来圣经》是犹太教经典，是每一个传统犹太教徒无可避免的精神宿命。阿格农出身于一个东欧加利西亚传统犹太家庭，接受的是犹太传统教育，圣经不仅是他受教育的重要内容，更是影响他一生的精神支柱。阿格农生平与圣经的关系，是他与犹太教关系的反映。犹太教提供精神实质，圣经及其衍生的犹太经典充当了具体内容。

阿格农刻意地在其生平与圣经记载的犹太历史之间寻找对

---

① Carolyn Riley e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4, Detroit, Michigan: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75, 14.

② Anna J. Sheets ed., *Short Story Criticism.* Volume 30, Detroit London: Gale Research, 1999, 2.

③ Ibid.

④ 约瑟夫·克劳斯纳：《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陆培勇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50页。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应关系。在他的描述中,个人与民族通过反复重现的主题——毁灭、重生、复兴——交织在一起。他出生于"1888年7月17日",据说那天是"犹太历埃波(Av)月初九,是第一、二圣殿被毁的日子,也是犹太人从西班牙向外流散的日子,还是弥赛亚降生的日子"。①谢克德对此的评述是:"他说自己生在埃波月初九,按照传统说法,那天是圣殿被毁日,弥赛亚将要出生的日子。他还认为,到达以色列的日子、发表第一首希伯来诗歌的周年纪念日都在篝火节那天,而那天处于逾越节和五旬节之间的哀悼周里,是充满了反抗和欢欣鼓舞的一天。"②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阿格农自己认定的生日,他的真实生日尚待考证。谢克德介绍阿格农生平时直接用了"自传和象征性的自传"③的标题,这是很有道理的。

阿莫斯·奥兹曾指出:"读者们都熟知阿格农的这段话'因为那次历史大灾难,罗马皇帝提图斯摧毁了耶路撒冷,从此以色列人开始流离失所,因此我出生在流散地的一个城市。但是我一直认为自己出生在耶路撒冷'——阿格农所言非虚。但很奇怪的是,这段话反过来说依然成立。如果阿格农说'因为那次历史大灾难,东欧犹太人分崩离析,因此我成为一位耶路撒冷的希伯来语作家。但是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出生在加利西亚的一个城市,并且命中注定会成为一名拉比',这同样是百分之百的正确。"④不管是他认定出生于耶路撒冷,还是命中注定成为一名拉比,阿格农

---

① Arnold J. Band, *Nostalgia and Nightmare: A Study in the Fiction of S.Y. Agn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5.

② Gershon Shaked, *Modern Hebrew Fiction.* Trans. Yael Lota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81.

③ Gershon Shaked, *Shmuel Yosef Agnon: A Revolutionary Traditionlist.* Trans. Jerrey M. Gree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④ Amos Oz, *The Silence of Heaven: Agnon's Fear of God.* Trans. Barbara Harshav,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都在有意识地将其生平与圣经记载的犹太史连接在一起。这种“个人——犹太圣史”之间的对应是阿格农的一贯立场。通过这样的联系,个人与圣经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圣经成为阿格农生平的潜文本。

阿格农精神生活的起点是东欧加利西亚的布察兹。布察兹的犹太教氛围对他影响极大,他在这里接受了早期犹太传统教育,并在社团和父亲的影响下倾向于哈西德教派,这是他接触圣经的早期阶段。

布察兹是东欧加利西亚地区(阿格农把这块地区看成圣地的微缩版,称为“小以色列地”①)的著名犹太小城,犹太教氛围浓厚,有许多犹太会堂、小会堂、学经堂和祷告室。最著名的是城中心的“犹太大会堂”(the Great Synagogue),始建于1728年。另外一个著名建筑是“老学经堂”(The Old Study House),拥有许多珍贵藏书,包括成卷的不同版本的巴比伦—耶路撒冷塔木德文献、米德拉什、哈西德释经文献以及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犹太哲学著作。17—18世纪,布察兹成为俄国—布拉迪斯拉发地区最重要的犹太社区,布察兹的拉比则成为该地区的宗教领导者。这代代延续的拉比传统赋予布察兹以独特的宗教地位。与布察兹具有同等地位和声誉的还有临近的布罗德(在《婚礼华盖》中阿格农把它与“耶路撒冷”相提并论,成为流散地的耶路撒冷)、利沃夫、塔诺普(Tarnopol)、诸科夫(Zhulkov)等犹太小城。这些小城与布察兹一起代表了阿格农出生之前犹太文化在东欧的存在。这同时也意味着阿格农所处的环境使他无可避免地与圣经相接触,受其浸染而内化为精神血液。

阿格农接受的主要是犹太传统教育。3至9岁(1891—1897)

① Miriam Roshvald, *Ghetto, Shtetl, or Polis?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the Writings of Karl Emil Franzos, Sholom Aleichem, and Shmuel Yosef Agnon.* Borgo Press/Wildside Press, 1997, 28.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时他在三个不同的犹太小学学习圣经和部分塔木德,之后的教育由父亲监管完成。有资料称:"他的父亲是一位拉比,教授他塔木德知识和哈西德文学,以及世俗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著作。"①阿格农在一封信中尊称父亲为"拉比",对他评价极高,称他学识渊博,精通密西拿及相关评注,自己的学识根本无法与他相比。②作为一位非正式拉比,父亲给了阿格农最早的圣经熏陶。在接受诺贝尔奖的致辞上,阿格农就提到父亲对自己的启蒙。布察兹时期的阿格农从外表看留着鬓角和络腮胡子,恪守宗教传统,定期公开祈祷,是一个坚定的犹太教信徒。这决定了他与圣经以及《托拉》的深厚联系。雅法—耶路撒冷时期,阿格农开始了世俗化生活。在生活习惯上,因为接触的人大都不恪守犹太教规,他放弃了犹太人的正统装扮和早年养成的宗教习惯,但他对圣城耶路撒冷以及那里的定居者充满感情。费思琪就指出:"他对于年老的、更为传统的犹太定居者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他们早在复国主义时期之前很久就扎根于巴勒斯坦。"③所以在1911年他像布伦纳那样在耶路撒冷住了很长一段时间。1913年他来到德国,那里是哈斯卡拉运动的大本营,来自巴勒斯坦的阿格农展示的是一个保守的恪守宗教传统的东欧加利西亚犹太人形象。但从雅法时期开始,他已经过上世俗生活。这一时期,他与犹太教的关联主要是通过与马丁·布伯合作编写哈西德故事集,以及帮助肖肯收集希伯来古典文献实现的。

1924年阿格农离开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并定居耶路撒冷。邦德说,因为以前定居巴勒斯坦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阿格农心仪

① Linda Pavlovski ed.,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151, Detroit, New York, etc.: Thomson Gale, 2004, 1.

② Alan Mintz & Anne Golomb Hoffman, ed., *A Book That Lost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95, 13.

③ Harold Fisch, *S.Y. Agno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75, 10.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的城市，而现在耶路撒冷依然散发着15年前的魅力。阿格农这一时期所写的信件中也表达了重新漫步耶路撒冷古城的愉悦，并获得了一种认同感。[①]毫无疑问，耶路撒冷才是阿格农认可的城市——他的新布察兹，又一个故乡。他的选择表明了他对犹太教的回归，对布察兹传统生活的重新就位。

阿格农在获奖致答词中说："我始终认为是出生在耶路撒冷。有一次我在梦中看见自己站在所罗门王所建的庙堂里，身边都是我利未族的同胞；我们合唱以色列之王大卫的诗歌；那些旋律自耶路撒冷被毁、以色列人被逐以后，便再也没人听到过。"[②]回归圣地，回归传统习俗，意味着阿格农的自我整合和重新完整，同时又为生平的神话化提供了注脚。阿格农曾说，上帝已经惩罚过他，让他失去在德国建立的家，因为他遗弃了以色列的土地。[③]他因而改姓为"弃妇"(Agnon)，重新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以平息上帝的怒气。

阿格农的一生与犹太教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尽管从雅法到德国时期，他曾经一度偏离犹太教的生活习惯，但其民族身份和早年生活已经让他与犹太教不可分割；这也决定了圣经是他无可避免的文学来源。

二、阿格农创作与圣经

阿格农与圣经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颇似中国古代作家之于《论语》等儒家经典。但不同的是，中国古代作家的选择更多也更

① Alan L. Mintz, *Translating Israel Contemporary Hebrew Literature and its Reception in America*.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95.

② 陈映真：《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1)，台北：远东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8页。

③ Alan L. Mintz, *Translating Israel Contemporary Hebrew Literature and its Reception in America*.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95.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庞杂，由于缺乏宗教约束力，他们的创作与儒家经典的关系远未像阿格农与圣经那样血肉相连，异常紧密。

阿格农的创作语言是希伯来语，那种语言本身就来自圣经。圣经的蕴藉性、启示性、独特的韵律性在他作品里都有体现。除了语言这个层面，阿格农小说还大量运用了圣经典故，直接采用与圣经相关的言词或语句。

阿格农小说的题目不少都与圣经直接相关。布察兹时期的《托拉之光》、《捐赠托拉之前》、雅法时期的《托拉与伟大》，以及1939年的《托拉》都直接以《托拉》为题。《米利暗的井》中主要情节与圣经和米德拉什传奇故事有着对应关系。在圣经中，米利暗是亚伦的姐姐，在犹太人渡过红海之后领头唱歌颂扬上帝。后来的犹太故事予以演绎，使"米利暗的井"成了伴随犹太人在旷野流浪四十年的一口井。那口井在创世之初就被创造出来，当犹太人到达圣地时，那口井就消失了，据说消逝在加利利海里。阿格农的奠基之作《但愿斜坡变平原》的书名出自《以赛亚书》40:4："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①他在德国时发表了作品《我们老的和少的》，其篇名语涉双关，源于《出埃及记》第10章，法老问摩西："但那要去（沙漠里）的是谁呢？"摩西回答："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亚卫守节。"它还跟犹·莱·戈登1882年在彼得堡写的一首诗歌《让我们老老少少一起去吧》相关。戈登诗歌表达的是"民族统一和加强历史民族语言的巨大期望"，指出"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我们有同一个上帝，我们从同一口井旁流散"，现在让我们"老的和少的，带着睿智或银币，或带着老人和青春的岁月，在我们圣地的旗帜下聚集在一起"，"让我们老老少少一块去吧"，"我们将像昔日那样生

① 为了研究和阅读方便，本文所用圣经引文均参见汉语和合本圣经。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活在我们的国土上”。[①]戈登的本意是号召犹太人在上帝的旗帜下大批移民至以色列地，这是对当时发生于俄国的一系列屠杀事件的回应。阿格农利用这个题目正面讽刺了施布什复国主义组织对当地屠杀的无能反应。在他耶路撒冷时期的作品《沙比太》中，贫穷的铜匠妻子因为制造伪币被关进监狱，一位老人帮助了她，那位老人竟然是令人惊叹的沙比太。沙比太是一位圣经人物，是利未人的族长，管理神殿外事(尼11:16)。此外，他的《撒母耳的子孙》、《所罗门的智慧超群》、《他们模仿大卫那样用乐器装饰自己》也与圣经人物息息相关。

阿格农的代表性长篇小说《宿客》之名来自《耶利米书》第14章：“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作他救主的啊，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关于“宿客”的圣经引文在文中出现4次：第1次出现在开头第4章叙述者和拉法尔的讨论里，拉法尔是一个不知道自己神圣血统的犹太女孩；第2次出现于中间部分第24章，安息日到了，叙述者感到特别孤独，作者插入这段经文；第3次出现于第36章，当他的衣服需要缝补时，补衣服的不是妻子而是祖莫夫人；第4次出现于小说结尾部分，他回到耶路撒冷时，幸福地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宿客。《只在昨日》的书名没有相关参考资料指明出处，但仔细翻阅圣经，还是能找到对应的引文：“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伯8:9)

阿格农小说的内容也涉及大量圣经典故，要么直接引用，要么戏仿改造，使圣经与小说文本之间形成密切的关联，兹以《婚礼华盖》为例来说明。

《婚礼华盖》对圣经相关章节的戏仿能使被模仿对象的含义发生改变或颠覆，那种改变或颠覆未引起读者的反感或恐惧，因

① 约瑟夫·克劳斯纳：《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陆培勇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80页。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而制造出具有反讽意味的喜剧性。阿格农或用双关,或用典故,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建立起一种对应的颠覆性关系,在赋予对象多重理解的同时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从第1章的标题开始,阿格农就开始了戏仿。按照邦德的解释,第1章的5个标题是由第1版中5个短章的标题构成的:"曾经有个哈西德信徒"、"三姐妹"、"女人的智慧"、"信的原文"、"恐惧不会越过他的头"(中文版《婚礼华盖》将其译为"永远敬畏上帝")。其中第5个标题"恐惧不会越过他的头"(*Umora lo ya'ale 'al rosho*)最能体现阿格农文学技巧的喜剧性,它是《士师记》13:5"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的双关语。这里阿格农用希伯来字母"*aleph*"代替"*he*",从而把"剃头刀"(*morah*)变成了"恐惧"(*mora*),其间反映出余德尔对现实和神意可爱而荒谬的解释。从这样的标题中读者对接下来的诙谐语调有了预先准备。

开篇第二段对公鸡的介绍也对圣经原文进行了戏仿。阿格农介绍"泽拉(Zerah)拉比"时化用了《撒母耳记下》12:3:"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他把"一只小母羊羔"换成了"一只公鸡"。他又用这种方式解释了公鸡名为"泽拉(Zerah)拉比"的原因。《诗篇》第112章中有言"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光的希伯来词根是zrh。在拂晓时公鸡叫醒正直人余德尔先生起来崇拜上帝,类似于光,所以他被称为泽拉拉比。但在《诗篇》中,诗句主语是上帝,阿格农的借用未明确主语究竟是上帝还是泽拉拉比,这是对牵强附会地引用圣经诗句的一种嘲弄。到"山洞奇迹"中,"有光向他发现"又有了新的意义。三姐妹追赶公鸡,使它最后钻进一个山洞里,"她们发现里面似乎有火光在闪烁",而后她们奇迹般地发现了洞里的财宝。

对两匹马莫氏克海尼(*Moshkheni*,"拉我")和纳鲁扎(*Narutsa*,"我们要跑了")的介绍所戏仿的是《雅歌》1:4:"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在原文里这句诗指的是田园诗般的爱情,在拉比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文学里它用来比喻上帝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在这里用来描写两匹马，这种亦庄亦谐的手法颇具反讽意味。马被戏谑成了虔诚犹太信徒形象，它们会通过塔木德记载的方法测量距离。至于用两匹马而非一匹马的原因，乃在于"阿普塔的圣拉比说过'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传4:9)"。这里对马的描写有点《只在昨日》中巴拉克的味道，它们都能像犹太人一样思考，都带有足够的犹太信仰意味，并且冷静沉着，看问题深刻，被塑造成虔诚世界的一部分。

阿格农的许多作品都与犹太节日相关，那些节日不少见于圣经记载。节日既是作品背景，又是作品意义的触发点。以特定宗教节日为背景始自布察兹时期，其中最重要节日就是犹太赎罪日，该节日源于《利未记》。上帝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亚卫。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亚卫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利23:26-32)"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利25:9)按犹太教规定，"赎罪日里，除了斋戒、祈祷、吹角外，最重要的宗教仪式是献赎罪祭。在犹太人的圣殿被毁前，献赎罪祭是圣殿大祭司的职责。首先是祭司们自己赎罪，变得清白后，再为全体犹太人赎罪：两只公山羊，一只宰了献给上帝；另一只，祭司按着它的头，把犹太人的一切罪孽归在那羊的头上，并放之旷野，让它带着犹太人的罪孽去旷野自生自灭，这就是'替罪羊'的来历。犹太人失去圣殿后，已无集体献赎罪祭的条件。"①

① 徐向群："敬畏的日子——犹太新年和赎罪日"，《世界知识》1998年第19期，第37页。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阿格农除了在《敬畏的日子》这部书集中专门探讨"赎罪日"之外,也在很多小说里刻意用"赎罪日"为背景。耶路撒冷时期的小说《双重》发生的时间就是赎罪日,它的情节相对简单,描写的是叙述者全身心地祈祷,唤起了其他赎罪日里的一些回忆。《在路上》表现叙述者作为一个旁观者见证了一群古老犹太人的赎罪日仪式,结尾是赎罪日过后的早上。《一个特别的祈祷披巾》与小说《双重》关系密切,在表达主题方面二者都讲到无意义和赎罪日,都用祈祷披巾作为中心意象。《在海姆达特家》描写一个出身于传统犹太家庭的孩子在赎罪日前夕被父亲赶出家门,去寻找海姆达特。通过男孩的经历,小说为读者间接描绘了一副关于海姆达特的奇怪画像——他几乎是一个拉伯雷式的人物,在赎罪日前夕大吃大喝,用沙哑的喉咙唱歌,肆无忌惮地开玩笑。变化发生在太阳落山后不久,他像突然换了一个人。在会堂里他身体颤抖,弯腰到膝盖,自始至终匍匐在桌上。在他的带动下,赎罪日的恐惧突然降临到会众身上,他们全都颤抖起来。但是海姆达特丝毫没有注意到他们,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与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主在一起,他不断地用头撞击桌子。窗户摇晃,蜡烛闪烁,从会堂的一边到另一边传来清晰可辨的叹息声,那叹息传到街道上,也在会堂里来回飘荡。在这可怕的景象里,约柜打开了,海姆达特用甜蜜的声音吟唱了三遍赎罪日的神圣祈祷。在《宿客》中,叙述者到达施布什时,太阳落山,赎罪日开始。书中人物丹尼尔·巴奇质疑"赎罪日"的作用:"我不相信赎罪日有一种扬善惩恶的力量……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我不相信悔罪的力量……不相信那位至圣者会关心被造物的福祉。"[①]在他看来,许多年轻人在"赎罪日"里是在胡闹。总之"赎罪日"成为理解小说的一把钥匙,表明在一个丧失《托拉》的世界里,赎罪已失去力量,救赎自然不会来临。

① Misha Louvish, *A Guest for the Night*. New York: Herzl Press & Schocken Books, 1968, 4.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罗氏维尔德曾探讨“赎罪日”在阿格农作品中的表现和艺术效果。他认为,赎罪日在犹太教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也是阿格农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母题。阿格农以赎罪日为背景,不仅以其描述人与上帝、灵魂之间的和谐状态,还用来呈现人类失去信仰和自我时的混乱和迷茫状态。在其作品中,乡愁的重负冲撞着噩梦般的幻想,当他将笔端转向现实时,以死亡为主题的超现实主义体验便无情击打着弥漫于过去时光中的田园诗般的抒情。

《逾越节前》、《在逾越节前夕》、《逾越节的晚宴》均涉及逾越节,该节日源自圣经,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你们吃羊羔时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这是亚卫的逾越节。”(出12:11)“正月十四日黄昏是亚卫的逾越节。”(利23:5)“你要注意亚笔月,向亚卫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亚卫你的神在亚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申16:1)

《我的住棚节》则涉及住棚节,圣经里的相关记载有:“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节,要在亚卫面前守这节七日。”(利23:34)“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住棚节七日。”(申16:13)“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住棚节,一年三次,在亚卫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申16:16)阿格农还述及其他圣经节日如普珥节,如其《穷人》讲到祖孙两人死于犹太人的普珥节。

阿格农小说从标题到内容都深深打上圣经的烙印。他通过引用、戏仿、改造等多种方式,使圣经无处不在地弥漫于作品里,使小说与圣经构成对应关系,形成一种独特的创作风格。

三、互文性:阿格农与圣经

阿格农与圣经的关系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典范注脚。1967年克里斯蒂娃在法国《批评》杂志上发表题为《巴赫金:词语、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对话与小说》的论文，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用以阐释和修正巴赫金的对话理论。[①]该理论脱胎于结构主义，吸纳了解构主义因素，成为20世纪以来最有效的文本解读理论之一。它"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包括(1)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一般称为transtextuality)；(2)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一般称作intertextuality)"。[②]互文性批评形成后迅速流行于学术界。

自20世纪70年代起到21世纪初，研究阿格农的批评方法达到了著名学者阿兰·闵兹所说的"复调"程度。格尚·夏克德等学者强调阿格农小说中丰富的互文性，将互文性理论切入阿格农小说研究之中。对阿格农而言，互文性理论所涉及的三个重要范畴，即文本间性、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都是行之有效的文本诠释方法。

就主体间性而言，阿格农自觉地将自己看成古希伯来文学、塔木德文学、拉比文学遗产的继承者。他多次称自己是"作家"，但这个"作家"对应的单词是"sofer"而不是"author"，在传统希伯来语中意谓《托拉》抄写者，在现代习惯用语中才译成作者。在他看来，"一个犹太作家应该成为一个犹太教经典的体现者，而不仅仅是去描摹那些美好的事物。"[③]阿格农这里不存在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在布鲁姆看来，"诗的历史是无法与诗的影响截然区分的，因为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

① 秦海鹰："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法国研究》2006年第4期，第16页。

② 陈永国："互文性"，《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第75页。

③ Carolyn Riley e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4. Detroit, Michigan: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75, 12.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的诗坛主将们。"[1]他这种看法对于欧美作家和诗人可能合适，但对于阿格农而言就不很适用。复归传统、还原传统是阿格农的荣耀，他想做的就是把自己同古代希伯来文学传统连接起来。换言之，在主体间性上，他要自觉地与古代圣经作者和阐释者进行"肯定性"的互文对话，成为与传统不可分割的一分子，而无意于向"前代巨擘"发起"挑战"。

就文本间性而言，"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也就是说，每一部新作品的产生都是以往著名作品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施加影响的结果。新作品与其前文本构成一种对话关系"[2]。但阿格农小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个前文本，那就是《希伯来圣经》。上述阿格农对圣经原文的引用、参考、借用、戏仿等，均可以归之于阿格农小说互文的表现形式。通过这些形式，他的小说里充斥着圣经寓言和隐喻，以至于离开圣经，那些小说根本就无法解读。阿格农正是通过小说展开了与古代文本的对话，在对话中建立小说的意义，使古代文本与现代文本之间形成互文关系，其意义皆因此而产生。

就文化间性而言，阿格农作为一位典型的犹太作家，必然与犹太教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犹太教是他无以躲避的宿命，从出生开始这种"集体无意识"就渗透于他的文化血液里。但阿格农所处的时代，犹太文化已经出现分化，哈斯卡拉、复国主义、哈西德教派、正统教派等等共同形成了文化大背景。当阿格农试图在众声喧哗中把渐近于绝响的犹太教掺杂进去之际，同一文化内部的"内文本"之间必然会发生碰撞，使犹太教的现代命运被揭示出来。

---

① 王敏琴："《影响的焦虑》之误读"，《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80页。

② 阎浩岗："《祝福》及其两个前文本的互文性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1期，第4页。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因而，就阿格农与圣经的关系而论，他试图在一个时空已经发生变化的时代重新演唱千年前的老歌。尽管他对待犹太教传统特别是圣经的态度堪称毕恭毕敬，但差异和延宕已经在周围世界发生。因而，尽管这种“互文”是“肯定性”的，但偏离在所难免。由此，他的小说形成了神圣与世俗、古代与现代、传统与西方之间的错综纠葛，导致解读阿格农小说的双重性：就作者角度而言，一个层面是作为圣经现代式再现者的阿格农，另一个是作为现代以色列作家的阿格农；就作品层面而言，一个是作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经典的阿格农小说，另一个是以古代希伯来语圣经为“前文本”的阿格农作品。二者相互交织，互为表里，共同成就了一位伟大的现代希伯来语作家。

作者许相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犹太文学与比较文学。近期发表论文《乡愁与梦魇：犹太作家面对犹太传统的情感抉择——以阿格农小说的情感构成为例》。

（执行编辑 孙彩霞）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